

桑果

曹隆鑫

骑着电瓶车离开工厂，他缓缓地驶进了桑园路。桑园路这个名字，让他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。他的家乡多桑树，他家年年养蚕。在他的印象里，似乎从小到大，他都在没完没了地采桑叶。

人矮，采桑叶时几乎都要仰着脖子。他一只勾住桑枝条，一只手摘桑叶，两臂长时间地吊着，单调的动作重复百遍千遍，没有不烦人、不累人的。他在桑园路上骑行，想着的几乎都是采桑叶时的情景。真是奇怪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全没了那会儿的烦人累人，反而带有一丝甜的甜蜜。

他和肖露是同一个村的。在他们那儿，一般都是女孩子在家养蚕，采桑叶的事都是男人或者是男孩子的事。桑树上结的桑椹，那里叫作桑果。有一次，他摘了好多熟透的桑果，吃了好多，回家时，手里还捧了好多，老家有句话叫作“桑果好吃，屁股难看”，说的吃桑果把嘴吃黑了，吃相不好看，所以女孩子一般是不当着别人的面吃桑果的。

那天，他看见肖露迎面向他走来。本来，两个人这样的擦身而过很经常，也很平常，这次，肖露却一个劲地冲他笑。肖露笑起来，脸上的两个小酒窝真好看。他从没想到肖露会这样好看。他愣了片刻，像想起什么，赶紧把手里的桑果递过去。肖露似乎也愣了一下，但还是接过来。没想到，肖露当着他的面，很夸张地接连吃了两颗桑果。他一下子笑起来，赶紧擦自己的嘴。他越擦，肖露越笑。看着肖露笑，他也笑。笑了一阵，肖露向他

这边走近了些，踮起脚尖又举起手，轻轻地在他嘴角边擦了擦。肖露放下手的时候，他举起手，伸到肖露嘴角边，也是轻轻地这么一擦。那时，他和肖露还是两个不那么懂事的孩子，跟他们现在的孩子差不多的年纪。那时的快乐是真的快乐，而且简单易懂。有时候，他也尝试着去寻找这样的快乐。人到中年，好像快乐越来越少了，潜意识里，仿佛只有到了记忆里的昨天才能得到快乐。

或许肖露也有同样的想法，晚饭后总要拉着他到桑园路上去走一走。只是遗憾，长长的桑园路两旁连一棵桑树都没有。

他今天不想和肖露出去，没等她来问，他就指指放在桌上的图纸，说有几个地方还没弄懂。

肖露看了他一下，没说什么，很快就走了。从窗口看肖露走远，他立即跑下楼，骑上电瓶车，往反方向风驰电掣地朝集镇驶去。

他回来时，肖露还没回来。他左等右等，还不时地跑到窗口往外望望。他发现时间过得很慢很慢，一分钟有一个小时那样漫长。

门突然开了，他跳起来，焦虑的心一下就舒缓了。“肖露！”他喊着，脸上满是笑容。“馋了吧？”肖露的手里拎着塑料袋子，肖露把一只手伸进去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把黑亮亮的桑果来。

“你……”他回了一下头，桌子上正放着他买回来的桑果，没想到肖露也跑出去买了。甜蜜蜜的味道，瞬间弥漫在这间小小出租屋里。

微不足道

魏福春

老吴是在上牌照的时候发现的，黑漆漆的车前叶子板下方，竟然有一道白森森的印痕！他的表情可想而知。

车是新车，三月中旬才提到，不料正要去上牌，师傅的小区被临时封控了。老吴想自己去车管所，只是一应手续都在上牌师傅那里。也罢，那就等等吧，想不到这一等，就是两个多月……

车是什么时候被蹭到的呢？有意还是无意？老吴想去物业查一下监控，这是新车啊！然而只是一刹那，他想，看到了又能怎么样？老吴已不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了，就说换掉的那辆车，车屁股后的刮痕，就是10号楼的老张……

那天是周末，老吴原本准备去超市的，打开车门正要上车，旁边一道耀眼的白痕扑入眼帘——车又被别人擦到了！之前已经有过两次，一来要赶时间上班，二来买车保险赠送的几个油漆面还没有用……可如此一再——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关了车门就往监控室走。超市可以不去，老吴要弄个明白。

保安队长老李问了问老吴的车停这个位置大概多久，然后把监控视频一路快进，不消片刻，停住，一辆银灰色的车露出真容。慢放，定格，放大：就它了。老李随后在登记的车牌上找出了电话。

电话一打通，对方一听，说不可能，又说自己人在外面，回来后再处理。好吧，等你。

老吴回去，刚要吃午饭，手机响了起来，说已到楼下。他就是老张。自然是认识的，但不熟，平时小区见到点头的那种。

老张围着车转了两圈，就一口否定了，说不可能是他的车擦到，高度不对，可能是那车的擦痕比这明码低一点。说着，他还拿出卷尺比划……老吴看看跟过来的老李，老李不语。老吴清楚，

老张摆明了如此，多说无益，除非撕破脸，否则争不出个所以然，都是邻居，只能作罢。老张还以一笑，没事。走了。一旁的老李睁大了眼睛：明明是他的车……老吴苦笑了一声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是的，这回又是，能怎么样？老吴一想，小区车位大多是临时的，先到先得，车主停好车，一般不会注意到前后左右停的是哪辆车，尤其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……不对，这不像是车碰的——划痕笔直笔直，这样的直线照着描也描不出，何况那些天，邻居们能出大楼但还不能出小区，当然也就没有车辆进进出出……

回到小区，老吴越想越胸闷，显然是人为的！会是谁呢？他扳着手指数过来、数过去，找不出和谁脸红耳赤过。他犹豫了好一会儿，觉得至少得去老李那儿了解一下。

老李听到这情况，也是一惊，说你车就停在这大门边上，有车碰擦的话，我们肯定知道。能看下监控吗？老李问。老李摇了摇头，这个地方没安摄像头。老李抬头看了看：有摄像头也不一定看得到。为什么？老李一脸迷惑。那时保供、团购的大货车几乎天天来，都在大门这里卸货，货车一停，早把两边的门卫室和小车隔开、遮挡了……老李一拍脑袋：对的，你也来帮忙搬过货的。老李依稀找到了答案，心中的结豁然松开，笑着说：“算了，回了。”老李愣了愣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老吴第二天去了4S店，他觉得没有必要为这划痕烦恼了。那些天有多少志愿者推着小板车、骑着电瓶车来过啊，他们一次又一次，为一户居民送去物品，印痕点是在这段时间的某一个点留下的。

比起那段日子，那些志愿者，车身上的这条划痕，微不足道了……

钥匙丢了

吴永强

夏夜，街上车流滚滚，街头行人匆匆。不用上班的女人都穿着吊带短裙，男人穿着大裤衩拖鞋，恨不得怎么凉快怎么穿。

高脚楼下烧腊店，只要开门，永远都有人在排队。老胡站在烧腊店外张望。他斜挎着背包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公司办公室主任许诺送给他的半瓶五粮液。

他看见厨师戴着手套正在斩白切鸡，想买半只回去下酒，但拳头捏了捏，还是扭头往回走了。他想着回家做一个凉拌黄瓜，美美地喝两盅，那滋味也很带劲。

自不当部门主管以来，好长时间没有喝到好酒了。五十二岁的老胡不承认自己老了，但他的两颗后槽牙却抛弃了他，在春节的鞭炮声中啃羊蹄子时叛逆了。

老胡的家人都在大西北，他独自一人漂泊在南方打工。

有人加班了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他在公司微信群里问：1103办公室还有人没有？半晌无人应答。

楼上信号有时无的，老胡向楼下走去。刚出底楼，就接到1102办公室同事小猫的私信：胡工，你们那边都下班了，1103的门锁着呢。

老胡有些气馁。小区一个夜跑的人斜地里冲过来，差点将他撞倒。这时头顶芒果树上一个成熟的芒果不偏不倚落下来，正好砸在他的头上，老胡伸手去摸，却摸到了一手流淌的芒果汁。

这时，手机响了。他一看是老板的，就把手在腰间搓了搓两把，急急忙忙接了。

老板张德才问他在群里发消息有啥事？他赶忙向张德才如实汇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

老板张德才听后，半晌不语，没有对他表示安慰，却冷冷不丁地说：老胡啊，你真的老了，现在开始丢三落四了。

和老板通完话之后，老胡觉得浑身的力气被榨干了，深一脚浅一脚向前晃去。

记得前些时间，老板曾经找他谈过话，暗示他应该高风亮节给年轻人腾位子。

他为公司服务了12年，按照劳动法是不能直接辞退的。老板总想启发他自动离职。而他为了能买够15年社保，就一直装聋作哑。平日里任凭老板如何批评揶揄，就是不主动提辞职。

这次，老板张德才如此说，他觉得非常不爽，一股气在胸口冲荡，貌似要炸裂胸腔。

他斜挎着包，拎着装有那半瓶酒的袋子，在街上遛弯。

在这美丽的五羊城里，他想不到谁能够收留自己一夜。他看见路边士多店挂着一把硕大的钥匙模型，上面留着开锁电话，就掏出手机打了过去。

开锁匠说：120元，天这么热，少一分我都不干。老胡骂了一句粗话就挂了电话。120元？抢人呢。

哎，要不是儿子今年10月份结婚需要钱，他会和开锁匠成交的。

他继续向前走，出了小区，可以看到很多灯箱闪亮的假日公寓和快捷酒店。

他想，如果住进去了，夜里说不定还有什么艳遇呢。但是，他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方面。

他宁愿在街头流浪一夜，也不愿意干这种事。

这是他出门打工20年坚守的底线，他不能忘记，自己还要攒钱，回去给儿子娶媳妇呢。

老胡突然想起公司看大门的老钱就住在城市的西边，老钱平时对自己很客气，老钱租的是两居室，他一个人独居，去老钱那里对付一晚是最正确的选项。

想到这里，他给老钱打了一个电话，老钱爽快地答应了他。

老钱拿了老胡一眼说：胡工啊，你也是公司元老级的员工了，老张不该这样对你。其实在我们员工眼里，有老员工，公司文化才有传承，老员工是公司的财富，不是累赘。

老胡有些泪眼婆娑，一激动就摸过旁边的塑料袋，拿出那半瓶五粮液，放在老钱的茶几上，他知道，老钱也爱喝两口。

老钱拿起酒瓶观察道：真的假的？老胡道：当然是真的，这是昨晚老板请客没有喝完的，许姐拿给我的。

老钱说：是吗，那我们把它喝了！老胡：喝了，喝！老钱说：可惜，我这个月工资花光了，要不然我会去买些下酒菜来的。

老胡豪横地说：小事一桩，我去买，你等着。老钱：好好好，五粮液配卤牛肉，这样才符合我们公司的气质。不过，再加一碟花生米更好！

老钱说：不对啊，胡工，你买牛肉和烧鸡就花了一百来块钱，这半瓶酒少说也四五百块钱吧？你请个开锁的才120元，今晚赔大了！

老胡答：别算那些账，感情是金钱无法衡量的，和你喝酒，我心里爽！老钱说：是啊是啊。对了，你就在沙发上凑合一晚，我把风扇给你搬来。

老胡：无所谓，这比睡天桥底下好多了。老钱搬来了风扇，就进里屋关紧了门，开了里间的空调，倒头睡了。

老胡想去刷牙洗澡，又想到没有牙刷毛巾，搞个啥卫生啊？他索性和衣躺在沙发上。一躺下，就想起老钱刚才说过的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今晚真是亏大发了，心里渐渐有些后悔自己的任性。

这时觉得屁股后面裤兜有东西硌得难受，起身一摸，长裤后面的兜兜，一串钥匙被带到了出来。老胡彻底愣了。

赶工期

油画，180x200cm，2008年



作者：叶剑才 广东美术馆藏

也没个对证，退不回去的话，自己对老村长就是有口难辩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

端午节后第一天上班，老陈叫伟荣到办公室，打开办公桌旁边黄色的保险箱，掏出一个鼓鼓的牛皮纸袋，正是上次伟荣留下、装有十万元港币的那个。顿时，伟荣又愁又喜：愁的是看来事情黄了，钱都退了；喜的是钱可退还老村长，自己还算清白，不用当背锅侠了。

还没等伟荣开口，老陈说：“拿回去，下不为例！上午开了党组会，A公司竞标得分最高，没办成，伟荣还是一口气连吃了三个，同学还让他把剩下的十个都打包带走。”

半年过去了，副镇长要调动的事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。钱未送成，伟荣也不好意思问同学，又感觉在好友面前丢了脸，只能在心里干着急，暗暗抱怨同学没有人情味。但出乎伟荣意料的是，就在春节前夕，同学打电话说，副镇长经考核合格，已平调到县林业局了。伟荣兴奋得手舞足蹈，仿佛同学的电话那头又上了一遍香味四溢的鲍鱼粽子。

这一次，伟荣刚放下粽子，踏出老陈办公室后，就有点后悔了。虽然两人关系密切，但伟荣也是头一遭请老陈帮忙。他心里很忐忑，事情要是办得顺利，那都心安理得，但万一不成、钱

回报

“我们这个行，是讲感情的，同时，也是讲技巧的，是讲究以心换心、以诚换诚的！”

贾巨才一站上讲台，就开始激情澎湃、滔滔不绝，说到兴奋处，他恨不得用手里的激光笔，将身后的多媒体屏幕，戳出一个窟窿来。

讲台下的听众，无一例外都在侧耳倾听着，用求知如渴、敬若神明的眼神，望着讲台上这位业界传奇人物。

“你们想想，我们从这些老年人，我们的父母辈、爷爷奶奶辈的老人这里赚钱，是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的！他们呢，也从我们这里，获得了温暖，获得了幸福，获得了被认可、被尊敬、被捧为上帝的尊贵感觉！其实，这也是一种交换……”

贾巨才深吸一口气，接下去又说道：“再说了，我们从这些老人身上赚到的钱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仔细想一想，或许正是我们自己花出去的，房租费、水电费、伙食费、孩子的补课费、父母的养老费……最终，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些钱，还是源源不断地流了出去，变成了他们收的房租，变成了他们领的养老金，变成了子女孝顺他们的养老钱……”

发表完这一段激昂人心的演讲后，贾巨才燃上了一支烟，潇洒地吐出一串串烟圈，放缓语气，说：“你们这些初入行的年轻

人，觉得我赚钱很容易，创造了奇迹……其实不是的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更没有轻易的成功。下面这一段视频，就是我做成第一笔生意的一些小片段，为了卖出两万元的产品，我整整忙活了小半年……”

摇摇头晃晃悠悠的视频中，贾巨才正在一对老夫家的家中，一边帮忙打扫卫生、洗碗，一边卖力地夸赞男主人睿智、女主人的优雅。可以看出，贾巨才早已是这里的常客，老夫妇看着这个懂事的年轻人，背地里竖起拇指，满面欢颜……

报告结束后，讲堂里再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，那些年轻人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决心以他为榜样，巧干苦干加实干，成就大业把钱赚！

志得意满的贾巨才，决定借今天难得的半天闲假，回老家看望一下父母——他已经半年没见他们了。“说句心里话，对待爹妈，我还没有对客户那么用心呢。”想到这儿，他坚决推辞了晚宴，驱车往老家赶。

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驰，他走进自家小院，还没来得及喊一声爸妈，贾巨才就看见，旧客厅里，摆了一大堆让他名利双收的那款用玉米面制作的“名贵”保健品。旁边有个年轻人，正卖力地一边擦地，一边卖力地夸赞老伯的正直、贾大妈的善良……

老张摆了明，如此，多说无益，除非撕破脸，否则争不出个所以然，都是邻居，只能作罢。老张还以一笑，没事。走了。一旁的老李睁大了眼睛：明明是他的车……老吴苦笑了一声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是的，这回又是，能怎么样？老吴一想，小区车位大多是临时的，先到先得，车主停好车，一般不会注意到前后左右停的是哪辆车，尤其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……不对，这不像是车碰的——划痕笔直笔直，这样的直线照着描也描不出，何况那些天，邻居们能出大楼但还不能出小区，当然也就没有车辆进进出出……

回到小区，老吴越想越胸闷，显然是人为的！会是谁呢？他扳着手指数过来、数过去，找不出和谁脸红耳赤过。他犹豫了好一会儿，觉得至少得去老李那儿了解一下。

老李听到这情况，也是一惊，说你车就停在这大门边上，有车碰擦的话，我们肯定知道。能看下监控吗？老李问。老李摇了摇头，这个地方没安摄像头。老李抬头看了看：有摄像头也不一定看得到。为什么？老李一脸迷惑。那时保供、团购的大货车几乎天天来，都在大门这里卸货，货车一停，早把两边的门卫室和小车隔开、遮挡了……老李一拍脑袋：对的，你也来帮忙搬过货的。老李依稀找到了答案，心中的结豁然松开，笑着说：“算了，回了。”老李愣了愣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

老吴第二天去了4S店，他觉得没有必要为这划痕烦恼了。那些天有多少志愿者推着小板车、骑着电瓶车来过啊，他们一次又一次，为一户居民送去物品，印痕点是在这段时间的某一个点留下的。

比起那段日子，那些志愿者，车身上的这条划痕，微不足道了……

帮个忙

黄楚熊

餐，我如果收了这钱，就是害人害己。”这句严厉的话，让伟荣觉得特别尴尬，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那天中午，同学请伟荣吃食堂师傅节前制作的鲍鱼粽子。这是伟荣首次吃到传说中名贵的海鲜鲍鱼粽子。粽子内馅除了白花花糯米外，还有鲍鱼、瑶柱、虾仁、五花肉、咸蛋黄等。鲍鱼鲜嫩弹牙，瑶柱爽滑可口，咬上一口，味道香醇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。虽然事情没办成，伟荣还是一口气连吃了三个，同学还让他把剩下的十个都打包带走。

半年过去了，副镇长要调动的事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。钱未送成，伟荣也不好意思问同学，又感觉在好友面前丢了脸，只能在心里干着急，暗暗抱怨同学没有人情味。但出乎伟荣意料的是，就在春节前夕，同学打电话说，副镇长经考核合格，已平调到县林业局了。伟荣兴奋得手舞足蹈，仿佛同学的电话那头又上了一遍香味四溢的鲍鱼粽子。

这一次，伟荣刚放下粽子，踏出老陈办公室后，就有点后悔了。虽然两人关系密切，但伟荣也是头一遭请老陈帮忙。他心里很忐忑，事情要是办得顺利，那都心安理得，但万一不成、钱

端午节前，电信局要竞标一百多万元的装饰工程。A公司获得竞标资格，公司老板知道同村人伟荣，与该局分管基建的副局长老陈熟稔，便经一位伟荣很敬重的老村长，捎来面额千元的十万元港币，托伟荣转送。

想起老村长以前曾帮过自己，伟荣找不到借口推辞。走亲访友要带手信，伟荣灵机一动，给老陈发了微信，说要给他送潮汕粽子。老陈回复说在单位。伟荣火急火燎赶到集市，花两百元，买了二十个五花肉馅的传统潮汕粽子，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老陈的办公室。哪知伟荣刚到，老陈就接到临时会议通知，他让伟荣把粽子搁在茶几上，一起走出了办公室。一边走，伟荣不失时机地告诉老陈，说A公司的老板和自己是亲戚，请多关照。

儿时，家里穷，常饿肚子。每逢端午节，母亲用糯米和五花肉裹的粽子，便成了伟荣最惦记的饕餮大餐。母亲裹的粽子滑溜可口，吃后唇齿留香又顶饱，是伟荣对粽子最初的感受。

这是伟荣第二次利用私谊，使钱帮人打点关系了。上一次是五年前的端午节后，好友递给伟荣三万元，转交给在县里当领导的同学，目的是想把好友在山区当副镇长的亲戚调到县城。没想到这同学直接拒绝了，还掷地有声地说：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